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彼得格勒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January 03, 2022

论我国革命（三）我国革命的三个阶段

彼得格勒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主要原则之一是：

革命必须分阶段且不间断地进行

也就是说：将革命的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统一起来。承认第一点而否认第二点，就会在上一阶段革命成功之后陷入骄傲自满的境地甚至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对象。承认第二点而否认第一点，就会使得我们忽视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失去现阶段革命可以团结的有生力量，从而导致革命的失败。

如果我们把我国革命的进程比作一根弹簧，那么现在可以说是这根弹簧被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手段压制到最低点的时候了。一切有组织和无组织的反抗行为，无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农民的反抗行动都被严厉镇压，社会显示出一种病态的“稳定”和“和谐”。目前的形势处于革命低潮，甚至是最低潮。

但是，弹簧被压制到最低点绝不意味着它不能弹的很高，甚至能远远超过上一轮（1968年：文革最高潮）所能达到的高度。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被压制的力度是空前的，压制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之强大也是空前的，因此也必然为这根弹簧积蓄了强大的弹性势能，使其可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可能直接“弹”入共产主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在每一阶段的革命过程中都存在着向下滑落的可能性，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

承认我国革命的巨大潜力绝不意味着否认革命必须按阶段进行的绝对性。如果我国革命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我国革命按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的不同，应该分为：新民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

今后我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与历史上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会有许多相似之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标志是打碎了旧的国家政权（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而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与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进行多次反复的斗争，以确立正确的革命路线，实现革命胜利。

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样描述：

>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 “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无产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与一百年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已经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是日益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的目标却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俄国面临的目标类似，是推翻专制政府（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

另一方面，今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毛泽东领导的上一轮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在国际意义上属于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人民民主专政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左翼的革命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认为：

>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并非如刘少奇等人所断言的那样，需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而是必须立即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于旧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已经被打碎，新型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因此消灭城市旧资产阶级的任务大体上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但也绝不排除镇压反革命的暴力手段），即有可能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标志是城乡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

另一方面，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因此必然意味着我们

需要打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型政权，而先锋队内部的走资派必然会采取一切方法和手段阻碍这一进程，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走资派的斗争将会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对抗性矛盾。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巴黎公社的经验有三点：第一，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第二，废除作为阶级镇压工具的警察制度。第三，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所有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尽管已经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资产阶级权利”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权利”就是破坏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份额的社会劳动，就能领取同等份额的社会产品（作了上述各项扣除之后）。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国家与革命》）

毛泽东则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走资派产生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认为，这一阶段国家正在消亡，但是还没有完全消亡。

>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列宁《国家与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我国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会立即彻底消灭三大差别（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不会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同于旧的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保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仍保卫资产阶级法权，因此是正在消亡中的资产阶级国家）。

第三阶段：共产主义革命

从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刻起，我们并不能稍稍暂停我们的脚步，感慨一下我们已经走过了多远的革命道路。我们必须迎接新的更困难的挑战，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是消灭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机器和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胜利的标志是进入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一阶段，仍然面临着继续革命与复辟力量之间进行的长期斗争。由于历史上还没有地方实际进行过共产主义革命，因此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步骤仍然需要更多实践才能加以描绘。

>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23页）

同志们，让我们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为打倒专制政府，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而团结奋斗吧！